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 屈体翻腾三周半

中篇小说

# 屈体翻腾三周半

陆 涛

# 屈体翻腾三周半

陆 涛\*

## 1

人只有站立的时候才像个人，没有绘画经验的人也可以表现出来，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这个样子世界通用，这个样子的画人呢。我想象不出毕加索为何不这样表现人类，可能因为它太简单了，留下这样没有个性的作品，肯定无法在世界级大师队伍中列队。昆德拉不这么认为，米兰·昆德拉大概就是用这个样子表现了站立的人类，只是共性中胳膊腿儿显得有些硬，要靠读者的生存经验和幽默感把它弄柔软。

细想一下，这个图形实际上是一个变形的汉字：界。只

---

\* 陆涛：1957年生，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后停笔。1994年重新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造化》，中篇小说《我爱我爸》、《零点播出》，二十集电视剧《总统套房》等。系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合同制作家。现为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要把它稍稍改变一下，只要去掉里面的十字架，把上边方框变圆，“界”就成了“𠄎”，原来汉字如此奇妙，原来抛弃十字架再把框框变圆，就能成为一个世界通用的人类图形，这让我好不震惊，这让我更加深了对我们伟大民族象形文字的理解，我喜欢理解。在我的生存经验中，我热衷于理解。我们不去理解，就很难明白一些事情和人（所以历史总是在理解中被原谅），就根本无法弄明白刘姐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我们的生存经验和大众语境中，我们习惯于对一个人定性，才好做出判断。原来我们从生下来到死亡都是带着标签的，只是有人留意有人不留意，有人在意有人不在意，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一个英雄诞生时，我们可以追寻到他的童年，发现这个英雄在童年里就与众不同，具有后来成为英雄的一切要素和条件。相反，当政府帮我们揪出一个坏蛋时，很自然地要把他的生命往前推移，结果我们和政府一起恍然大悟，这个坏蛋很早些时候就已经具有一切坏蛋的要素了，只是我们发现得太晚。（如果他早些时候意外是个好人，我们正好读懂了悲剧；如果早些时候他就不是好人，正是正剧的结局。）传统使然，我们习惯于对一个人做出好与坏的分析后，像我们很习惯只接受红与黑的两极色彩一样，才能坦然入睡，手淫或做爱——如果功能还有效的话。按照我们两套现成的魔箱，刘姐应当被装进一个好人的箱子里，现在她正被装进这个箱子里。刘姐接过一个奖杯，很漂亮，车间主任把它发给刘姐的时候，心里正是最不好受之时，猛听见有人把它摔到地上，稀里哗啦的声音响起，我们才知道，镀着金、光灿灿的奖杯原来是泥做的。工厂认为非做不可的事也能把成本

降到最低点，让人感动，刘姐就很感动了，热热地说：“主任，我不扔。”主任眨巴了几下发酸的眼说：“你真好，刘姐。”刘姐悄声问：“主任，这奖杯是从哪儿买的？您告诉我地方，我想悄悄把它退了。”主任愣了一下，没说话。主任没话要说，一切要说的话都在这纪念奖杯里了，这是大肠车间（准确的该叫肉食加工厂二车间）一个颇有创意的举动，为下岗女工颁发一个纪念杯，以表彰女工对大肠车间应有过的贡献，这简直是一个操蛋的发明。

刘姐把奖杯紧紧抱在怀里，似乎紧搂着曾经拥有已悄然失去的生命的另一部分，知道退货是不可能的了，将抱着它永远离开大肠车间了，禁不住眼睛一酸，眼泪流下来，赶紧擦了，说：“我眼里进沙子了。”主任点点头，说：“我知道。刘姐，回家吧。”

刘姐就回家了，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留在车间。我知道，她该有多少话要说给主任听啊，刘姐不说话。刘姐确实是一个好人。好人的基本要素是可爱，我们还找不到一个不可爱的好人。不可爱的好人总令人生疑，所以造成了有些时候我们对英雄有过的不敬，至少心里有过闪念，不说。大肠车间都知道刘姐可爱，所以对三十岁多不多的刘芳都叫做“刘姐”，是一个例证。我愿为一个可爱的人作证。刘姐可爱，但她不是英雄，这样我就比较容易概括了：刘姐是一个可爱的不是英雄的女人。

我们的故事开始。

刘姐有一个孩子，是自己生的，叫喜之郎。这孩子到了能记住自己名字的人生阶段，有一天，听见有人唱着叫他

“喜之郎呀喜之郎”，就揉着眼睛，起床了，说：“妈，你叫我？”妈说：“不是啊，是电视上的广告。喜之郎，你睡吧，天刚黑，且亮不了呢。”

坐在床前，刘姐用扇子给儿子扇风，劲不能太大，那就真是风了，怕儿子受凉。也不能太小，那就没有风了，喜之郎的脸蛋上会溢出汗来，让她心疼。家里没有空调，刘姐准备买一个，来年夏天买一个，丈夫说：“冬天买吧，冬天便宜。”她说：“好哇。不过，喜之郎要去幼儿园了，还要交赞助费呢，这个冬天没那么多闲钱，就再过一个冬天吧。”丈夫说：“不行啊，他爷爷要知道喜之郎总热着会生气的。”她说：“不会的，我有扇子，儿子热不着。”

这个冬天就过去了。

喜之郎从幼儿园回来，三岁的时候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了，问：“妈，我为什么叫喜之郎？”她说：“现在重名的太多，就给你起了四个字的名字，你的全名该叫李喜之郎，这样就不会重名。像你爸他们食品厂的张书记，叫张卫东，过年前枪毙了一批坏蛋，还贴了布告，结果第一个打头的也叫张卫东，你爸说张书记别扭了一个春节，一上班就亲自把厂门口的布告撕下来了。为了将来不给你惹麻烦，也好听，就这么起了。”儿子说：“妈，还是重名了，喜之郎是果冻儿。”她说：“起名儿的时候还真没注意，我说怎么越叫越顺口呢。儿子，你不是果冻儿，你是妈的宝贝儿。”

喜之郎就不再追究了，他信妈妈，因为他爱妈妈。爸爸说：“要爱你妈妈呀，妈妈生你多不容易呀。”

有脑子的人都知道，生个孩子确实不容易，何况刘姐怕

打针。我们把时间回到一九九二年，刘姐正躺在一张产床上。与所有躺在产床上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她也是光着下身，被洗了肠，挺着高高的肚子，等待分娩。医生坐在另一个房间里，有玻璃窗，抬头可以看见一片光亮的肚皮和被剃了毛而显得怪异又夸张的女人器官。一个护士走来走去，刘姐说：“能不打针吗？”护士没听见，却发现了她上衣兜鼓鼓囊囊的样子，问：“你兜里装的什么？”刘姐说：“鸡蛋，一共六个。”护士笑了，知道产房不是航空港，不要做什么安全检查，可还是不明白，说：“你装这么多鸡蛋进产房？”刘姐说：“快生的时候吃，我公公说，这样有力气。”欲走的护士又停下，转过头来，问：“你公公说？”刘姐点点头，“对，是我老公公说的，说给我爱人，我听见了。”

刘姐确实听见了，被送进医院的时候，李老爷子对李小喜说：“给芳煮六个鸡蛋，一是六六顺，二是生孩子时有劲。你妈生你姐的时候没经验，六〇年也没鸡蛋吃，结果生了一半儿就没劲儿了，差点把你姐憋死在路上，出来时脑袋像个冬瓜，所以你姐不很聪明，伤了脑子。你妈生你的时候就有经验了，吃了六个鸡蛋。”刘姐明白了李小喜聪明的原因，从病房推进产房的时候，李小喜说：“记住了，快生的时候赶紧吃。”

她说：“那谁，生的时候要打针吗？”

李小喜说：“估计得打，疼啊。”

她说：“那谁，你知道，我怕打针。”

刘姐怕打针，当护士敲碎小药瓶的时候，就开始抖。女护士用消毒棉擦她的屁股，她几乎喘不过气来，似乎正经历

着一场必须准备好的谋杀，发梢滴下一串汗珠，整个一条腿僵硬了。女护士说：“别紧张。”她说：“我不紧张，你一扎进去我就不紧张了。”女护士就把针扎了进去，拔出的时候，针管拿在手里，针头还留在臀部，被肌肉夹住了。女护士把针管扔进废物箱里时，才发现上面没有针头，回头看，刘姐正把它拔了出来，说：“我把它拔出来了。”女护士奇妙地看着她，注意到她脸色苍白，像水洗了一样的头发，说：“到门口坐坐再走。”

她实在是怕打针，跟食品厂的糕点技师李小喜确定恋爱关系后，第一次郑重其事地约会，就把自己弄感冒了。那天她穿得本来就不多，又让李小喜给解开了衣服扣子，碰巧那天又来了西伯利亚寒流，她就没完没了地打起喷嚏，弄得两人都挺不好意思。她说：“那谁，你说西伯利亚怎么也不产点别的，怎么一到冬天就弄出寒流往北京送？”李小喜赶紧把手从她衣服里抽出来，帮她合上衣服，说：“真别感冒了。”她说：“感冒不怕，我就是怕打针。”李小喜说：“我不怕打针，就怕见血，一看见血就晕菜。”她笑了，说：“那谁，咱俩一样，可我两样都怕。”李小喜抓起她的手放在脸上，说：“咱俩真有不少一样的地方，这就成了。我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看来咱俩是一家人，要进一家门。芳，那你就别老叫我‘那谁’好不好？让人听见以为怎么回事儿呢。”

结果还是感冒了，发烧，要打针。李小喜作为主要责任人，陪她到了医院，拿着打针条到了注射室，女护士把他拦在门外，说：“人家女同志打针，你跟进来干什么？”李小喜立即难为情了一阵子，看见刘芳十分狼狈地出来，忙扶她在

门口的椅子上坐了，后悔没跟进去，说：“跟护士说说，把药拿走到我们厂医务室去打，我能进去。”她说：“你进去干什么？”李小喜说：“我得进去，怕什么？我是你老公呀。”她说：“现在还不是，让人说闲话。”李小喜说：“不行，我得进，你就别假装了，我看得出来你想让我进去。”她说：“那谁，别说了，我才不让你进呢。”李小喜说：“我就是要进，谁也拦不住。”她说：“就不让你进。”李小喜说：“我偏要进。”女护士砰地一声推开门，实在听不下去了，厉声道：“你俩这说什么呢，要脸不？”

刘芳脸刷地红了，不由地“呀”了一下，赶紧低下头，李小喜这才按护士指引的思路想到男女之事，好不羞恼，牙咬得格格响，鼻子一阵发痒，一个喷嚏即将产生，眯着眼，扬起头，憋足了劲儿，对着门气急败坏地打了出来：“阿呸！”

笑声响起来。走廊里几个有病看病的人全笑了，其中一个眼睛特别大的人不留神从椅子上出溜下去，也把自己弄不好意思了一回。刘姐站起身，低头往外走，李小喜瞪了大眼贼一眼，紧追过来，边气呼呼地说：“这大眼贼跟那护士一样，整个儿一缺心眼儿。”

她无地自容地说：“那谁，我没法儿在这打针了，都怨你。”

李小喜说：“正好咱不打针了，到我家去，我用我爸的二锅头给你物理降温。”

那人追上来，说：“等等。”李小喜站定，看见大眼贼手里拿着一条围巾，正是刘芳的围巾，必是大眼贼到椅子下面后巧遇了刘芳的围巾，说：“是你爱人的吧？”李小喜接过来，没想说声谢，大眼贼道：“那护士太缺德了。”李小喜立即跟

大眼贼统一了认识，道：“太缺德了。”大眼贼很高兴取得共识，立即十分注意分寸地检讨自己，说：“我这人爱笑，没别的意思。你俩的话也太招人联想了，不是在那个联想集团发财吧？哥们儿，下回我看五官科，得让大夫治治我这爱笑的毛病，真对不起啊。”

刘芳忍不住回过头来，这人说话语无伦次，还算幽默。

“呀，是你呀？”大眼贼一阵惊喜，“刘芳？”

李小喜挡在了刘芳的面前，对大眼贼的惊喜有些不放心，问：“你是谁？”

大眼贼看着刘芳逃跑似的走出门，说：“杜长江。跟你媳妇儿隔一座，我上课总看她后脑勺上的发卡。哥们儿，贵姓？”

李小喜不喜欢这情景，根本不知道，许多年以后，就是这个大眼贼杜长江跟他的芳生活上有了紧密联系。对未知的事件，他不在意，也不痛苦，或许他早已失去了站立着的人的感受，走开，边推门边说：“我叫百世。”

“百事？”大眼贼不明白，然后明白了，说：“怪不得你俩可乐呢，倒有原因。”

李小喜回过头在关门之前说：“哥们儿，我俩流芳百世，懂了吗？”

大眼贼笑呵呵地说：“歇吧！哥们儿，哪有姓百的，你小子姓白吧？”

界上所有的注解，都是为了体面，而声明，必是来自无力抗拒的原因，不说就难受，说了也没用，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对某些事物的立场，比如现在的科索沃。

昆德拉离开捷克的时候，把布拉格精神装进皮箱里。失去家园，他发现了欧洲文化，同时也发现了“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的趣事。尼采说：“上帝死了。”看来上帝没死，正在那儿偷偷乐呢。李老爷子是距上帝最远的人，因为爱喝酒，年轻时就爱醉倒在房前。现在我提到了房子，一个被人类形容为家的地方，很具体，凡被称为“家”的地方，可以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电脑，也没有空调什么的，但惟一不能没有的，是一张床。

一幢老楼房和一张老木床，是刘姐未来的家。这栋老楼坐落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正北，是食品厂五十年代建的。李老爷子非常喜欢在祖上弄的地方住，在坐标图上因为一根南北直线而跟皇帝有些关系。他的家被拆了，盖了那时令人肃然起敬的六层简易筒子楼，李家又回到祖上最开始住的地方，分到了六层，恰好又是六号，可真是六六顺。“六六六，好哇！”李老爷子年轻时就喜欢这么说，他没有理由不喜欢从快塌了的小平房搬到六层高的第六层和六号，李小喜说：“爸，别老跟人家说咱家是六六六，成农药了。”李老爷子说：“你懂什么？人家是六六顺，咱家是六六六大顺。”李小喜就不说话了，他从不跟李老爷子顶嘴，然后听见爸说：“等你结婚的时候，给你一张好床。”

我们已经知道，刘姐正躺在产床上，还不住地看表。除了鸡蛋，刘姐没忘了把手表带进产房，为的是记住孩子出生

的准确时间。她珍惜孩子在她的身体里的最后时刻，一个生命因为离开母体才真正地诞生，总有些感动，在那个伟大的时刻到来之前，总想哭。她旁边产床上的一个女人一直在哭，属于泣诉的性质。经过七个小时在一个产房的经历，那女人已经说明白了她的历史，第一个孩子死了，现在是生第二个。这女人在痛责造成这个结局的丈夫，又要让她撕心裂肺地疼一回，发誓再也不跟她丈夫同房了。这跟刘姐的想法多不一样啊，此时此刻她更爱李小喜，心疼他必是在产房门口已经站了整整七个小时。在这七小时里，她努力设想着是哪一次受孕的呢？是最具有高潮的那一次吗？这样的孩子聪明，一岁就会作画，至少能画站立的人，这个样子：☉。车间主任说他儿子刚能握住笔时，就画了一个这样的人类图形，制造这个儿子，就是他最棒的那回。这也许是说笑，刘姐在大肠车间总是边洗猪大肠边听说笑，掌握了一些知识，有些担心，因为李小喜很多时候并不能让她达到高潮。结婚一年多，她只有过几次那种经历，慌乱中，把李小喜爱得咬了一口，就是让她魂游天宇的那一回，咬伤了李子喜的左肩，留下了一道血痕。李小喜疼了好几天，她难为情了好几天，说：“那谁，下回我不这样了。”李小喜说：“下回你咬我右肩吧，现在是防左反右，重点是防左，右边我不怕。”她热乎乎地说：“你讨厌。”李小喜就把她紧紧搂在怀里，手在她身上漫游，然后下了床，把她一个人留在床上，把她两只脚搬起来举在空中，她看见了自己高高举起的两只脚（她看过很多影片，在战场上失败了的人总要举起双手，她很高兴地举起了双脚。她不知道这正是昆德拉描述过的感觉，她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

个米兰·昆德拉啊)，一阵紧似一阵吻别灵魂的快感爆发了，这一回，她咬了自己的手。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张床。

李小喜说：“这张床是红木的，‘文革’时候我爸花了三十块钱买来的。我妈去世后，我爸一个人住，知道咱俩要结婚了，爸就搬到我那小屋去，把朝阳的大屋和这张床留给咱们。知道吗，芳，这张床可值钱了，现在没三万五万的拿不下来。”她有些惊喜，想不到一张这样价值不菲的床将属于她和他，李小喜就让她躺了上去。她的头一直在晕，打针的心悸还没有消失，至少躺上去的时候还残留着恐惧。

离开医院的时候，李小喜问：“那大眼贼真叫杜长江？”

她说：“那谁，你是问他真的是不是我同学吧？是。”

过了一会儿，李小喜问：“还追过你？”

“可能是。”她说，“他老往我书包里塞巧克力，结果回回都是过期的。”

李小喜拉住她的手，快走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说：“芳，去我家吧，打辆车。我给你物理降温，用酒。你的手好热呀。”她把头靠在李小喜的肩上，她不知道她这个时候这么需要一点温存，患病的时候如此需要被人爱。她想到了用酒进行物理降温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明确的暗示，要不要走进这种心照不宣的约定还没想好，已经躺在床上，李小喜把二锅头酒倒进碗里，点着了，坐在她身边，用手蘸着点着了的酒迅速擦她的额头，耳垂，脖子，然后就涉及到了衣服。李小喜顺其自然地就解开了她的衣服，她紧张地说：“那谁，别把我烫了啊。”李小喜把手指压到她的唇上，嘘了一声，表明这是一

种工作，然后就解开了她的胸罩，看见了她白皙光滑的乳房，她闭上眼睛，想不到变得如此柔软，整个身子已经融化在床上，一声呻吟，一种呼唤，然后跟他融化在了一起，燃烧了。

李小喜说：“感冒真好。”

她梦呓地问：“什么？”

李小喜说：“再早点感冒就更好了。”

这时候，门响了，是李老爷子回来了。她惊慌失措地坐起来，光着身子呢，又被李小喜按回被窝里，她悄声问：“怎么办？”李小喜说：“我爸回厂里开联欢会，招待退休职工，怎么不吃午饭就回来了呢？”她把头探向窗户，又向下看了一眼，说：“那谁，我藏在床底下吧。”李小喜把她抓回来，恍然大悟地说：“这是干吗呀？怕什么，你是我媳妇。”她说：“还不是呢。”李小喜肯定地说：“现在是了。”

李老爷子在门厅低着头，注视良久，他在看着一双鞋，女人的，知道是刘芳来了，他没有动，知道小喜会从大屋出来，他等着。李小喜就出来了，假装没事儿，说：“天气真好啊。”李老爷子说：“好什么，雨加雪，瞧你俩鞋上的泥。”李小喜看了一眼，比较具体了，说：“爸，你怎么不在厂里吃饭？昨天就开始准备了，厂长不让我请假，我说，我爸来了不一定要我陪着，我天天在家里陪我爸，就放松一回吧。”李老爷子说：“我放松不了。我去是想见见那帮老人儿，厂里也不景气，吃饭干吗？”李小喜知道了老爷子不吃饭的原因，这才回到绕不过去的现实，说：“爸，刘芳来了，她感冒了，发烧，全身滚烫。”话音刚落他就后悔不已，属于不打自招，不说头热脸

热，说全身滚烫像什么话。李老爷子说：“对刘芳好一点儿。”李小喜还在沮丧中，没听见，李老爷子说：“我让你对刘芳好一点儿，听见了吗？”李小喜这才回过神儿来，说：“我干吗不对她好一点儿呢？”李老爷子说：“问题就在这里，你凭什么不对人家好一点儿？”李小喜有些气急败坏，说：“爸，您连党都没入，怎么成张书记的作派了，找我茬儿呀。”李老爷子说：“你下楼买点鸡蛋去，六个，我做酸辣汤面给刘芳吃。”

李小喜就下楼了。刘芳听得真切，句句让她心里热乎乎，走出屋，红着脸进了厨房，看见李老爷子正和面，说：“叔，我来吧。”李老爷子没回头，说：“别叫叔，叫我爸吧。我喜欢女儿，就把你看成女儿一样的。我有一个女儿嫁到河北农村去了，离北京不远，日子不赖，可我还是觉得对不住她，心里一直别扭。你来了，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我又有一个女儿了，肯定比你多了个爸高兴，等你有儿女时才会懂这心情。我不连累你们，你们结婚，我就找我大女儿去，你们得好好过日子。”

她眼睛一酸，心热就化成泪落下来，赶紧擦了，说：“爸，那可不行。”李老爷子听出声儿不对，回过头，笑了，说：“这孩子，哭什么？”她说：“爸，我进门您就走，您是不喜欢我，我就不进了。”李老爷子说：“这么说可委屈我了。乡下我有俩外孙女呢，双胞胎。我那女婿除了腿不利索哪都好，我在那受不了制不说，还顿顿有酒喝。”她说：“爸，您在这儿也顿顿有酒喝，我给您买。”李老爷子说：“有你这句话我就快醉了。咱们两边都是工人家庭，平常日子实在人，李小喜以后要欺负你，别回娘家告状，跟我说。”她说：“知道了，有

事我找爸您。”李老爷子说：“对喽，在大街上有事你找警察，回家找我。你这孩子面善，一看就是明白人，李小喜是个傻蛋，你也别欺负他哟。”她说：“爸，您两头都护着呀。”李老爷子笑笑说：“我护孙子，我会有孙子的。”

孩子已经三岁。

喜之郎问：“妈，我爷爷什么时候回来呀？”

她说：“你爷爷在你大姑她们村子帮着办了食品厂，麦子刚熟，做面包呢，新粮好吃又显手艺。”

喜之郎说：“妈，我热。”

她说：“儿子，你爸去买空调了，今儿就能装上。”

李小喜把空调自己扛着，动静大，上楼，厂家给安装的人在后面跟着，只拿着附件。上到二楼的时候有人问：“什么呀？”李小喜：“给我儿子买了个空调。夏天我们家过冬天，冬天我们家过夏天，冷暖两用的。”正是做晚饭的时候，墙上打洞，刘姐跟左右两家打了招呼，怕声儿大吵了人家，人家不嫌吵，这栋楼还没人家装空调呢，李小喜是第一家，吃完饭，都过来看。

刘姐抑不住地兴奋，说：“喜之郎，妈再也不用给你扇扇子啦。”李小喜说：“那是，咱家要扇子干什么？”围着的人不多了，回家看电视台的黄金档电视连续剧去了。李小喜要试空调了，刘姐坚持要他洗完手再摸遥控器，李小喜就洗了手，把遥控器对准了空调，说：“我按了啊。”

不到三秒钟（在我们意料之中），吧的一声就跳闸了，全楼都没声儿了，随即全楼都出了声儿，谁家烧电炉子啦，真缺德。李小喜傻了，忙叫厂家的人去修，厂家的人有准备，带

着粗大的保险丝，搬了凳子出门，刘姐也跟出来，大声道歉：“我们家装空调呢，对不起啊，没使电炉子。”

来电了。刘姐抱着喜之郎，站在空调底下，喜之郎拍着手，李小喜用毛巾擦着汗，说：“儿子，现代化可真他妈的好。”话音未落，吧的一声，电又停了。厂家的人说：“你们这栋楼太老，带不动（空调）。”

我简述一下接下来的事，不用说，都能想到，刘姐家的空调没用了。为了买这个空调，刘姐打喜之郎出世后，三年里省吃俭用，有省吃俭用经历的人才能理解这种苦涩，像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在市场上看见活王八的价格一样，王八虽好，非都能受用。刘姐和李小喜都不说话，李小喜脸变成紫色，这就像霍利菲尔德跟泰森斗拳一样，怎么也没防备会让人咬了耳朵，李小喜就是那种气急败坏，可霍利兄还能向全世界展示他的耳朵，能够诉说，李小喜就不行了，半夜还没睡，看着空调成了摆设，一阵阵拱火儿，说：“操他妈的。”这一句，说了好几遍，刘姐说：“那谁，你老骂人干什么啊。”李小喜噌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叫：“我他妈骂我自个儿呢，行不行？我操我姥姥！”（姥姥他没见过，是地主婆，解放时被枪毙了，他母亲才从农村流落到城市，死于一九八九年。）刘姐也真有些生气了，说“那谁，多难听，让儿子听着像什么话。”李小喜说：“那谁那谁那谁，谁是‘那谁’？明儿我死了你连我魂都叫不住！”刘姐脸刷地红了，李小喜还从未跟她发过火，她从未跟李小喜吵过嘴，为了这么个空调，闹出不愉快，也在意料之外。刘姐说：“那谁，别生气了啊。”李小喜咆哮着，跟刘姐无关，是关于自己的：“我他妈不干了！我辞职，下岗

算个屁！我自个儿开个面包房去，我挣钱，离开这破楼，买他妈个别墅去，装一个远大中央空调！”

刘姐静静地待李小喜发够了火儿，悄声问：“能退吗？”

李小喜已经没劲儿了，解完气后必有的失落感，叹气说：“退什么？你都看见了，这整个儿一工程。”

刘姐说：“那咱们这几千块钱就真的挂墙上了？”

李小喜又蹿起火儿来，说：“我他妈砸了它！”

她跳下床，一把搂住李小喜，起急地说：“干什么呀？我喜欢看它，这是一个纪念物，我把它守到二十一世纪去。它总有能开动的那一天，不就是电带不动吗？这还有个念想儿呢，说不定哪天它就能动了。那谁，遇事别泄气，咱守着，天天看着它，挺好。”

李小喜说：“真的，芳，我们厂也闹腾下岗呢，张书记昨天开会讲这事儿的伟大意义呢，我以为跟咱家没什么关系呢，现在有了。我下岗，为厂里减轻点负担，厂里有钱了也好给这老楼换换电线，空调就有用了。我早琢磨了，到城里开个面包房，准能挣钱。”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六日，李小喜选了一个好日子，双喜面包房开业了。

到了年底，李小喜就真的挣了些钱，说：“芳，还真行，你也下岗吧，帮帮我。”

刘姐说：“那不好。你在海里，我在岸上，两头有个照应，再说，我们车间也需要我，我还是班长呢，哪能像你一样说不干就不干了？”

李小喜就：“别价，让人听见还以为我撂挑子呢，其实不

是，厂长还顶着雷，偷偷借了我一万块钱，要不还不行呢。芳，你就去说说嘛，我真的需要你，我雇的那两个丫头，走了一个，剩下的一个总对男顾客眉来眼去的，才十八岁，思春期呢，你不怕我走了神儿跟她闹出故事来？求求你，看着我点吧。”

刘姐说：“这事看是看不住的。不过你倒提醒了我，我跟主任说说，看看我们车间有下岗指标没有，要有，我就下来，也许行。”

刘姐就找了车间主任，车间主任一听就急了，说：“刘姐，你想帮忙可别添乱，你要走了不是拆我台吗？不行！”

刘姐说：“那谁，我跟主任说了，主任说不行。我帮不上你，你就多辛苦点儿吧，我管儿子，你照顾事业。那谁，听见了吗？”

李小喜说：“我正琢磨广告词呢。我再招几个漂亮妞儿，你迟早会来帮我的。”

刘姐说：“怎么又招人呀？”

李小喜说：“那丫头在歌厅干三陪呢，合着在我这儿是找个地方住，晚上出去干私活儿，回来还有面包当夜宵。我还没炒她呢，人家倒把我炒了，去新加坡了。你看看，我那儿多需要人呀。不说了，我再招两个，通过正式渠道，可我那地儿太偏，你说人家能按地址找着吗？”

刘姐说：“找不着？那咱正好不要她。”

李小喜笑了，说：“对呀对呀，正好不要她。”

到了一九九六年五月，刘姐看着李小喜一天一天瘦了，晚上回家倒头就睡，这期间又换过三次服务员，看来如今这女

孩中看不中用的多，她就真想下岗来帮帮李小喜了。她又找到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听这话就烦，说：“刘姐呀，你别让我打自己的脸行不？我说了，大肠车间就剩下一个人时是我，剩俩就有你，还说什么？”“刘姐确实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一番感动，歉意地道：“主任，我帮忙不添乱，您别生气啊。”

现在，我们走进了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七年五月，李小喜死了。

### 3

李小喜的死，跟情有关，但不是爱情。现在我们知道了，李小喜没有死于爱情。他说过他愿为爱情死一回，至少八十岁的时候。刘姐说：“八十？那谁，你怎么知道你能活到八十？”虽然刘姐笑着，李小喜还是有些不高兴，说：“芳，你怎么知道我活不到八十？”刘姐感觉到了后悔，因为李小喜自开了面包房后，开始迷信了，每天开门一炷香，见佛就拜，忙说：“谁敢说我们那谁活到八十我跟他急。”李小喜高兴了，趁机给自己来点祝福，说：“你不打算让我活到八十，是希望我活到九十九，我知道。差一岁就差一岁吧，咱不能要求太高了，是不？”刘姐连连点头，说：“那谁，咱不告诉别人啊。”

她流露出一种柔软，就那样柔柔地看了李小喜一眼，让他感动。刘姐领略到他的感动，收拾着早餐的用具，走到李小喜前故意放慢了脚，李小喜就把她拥过来，把她抱在腿上，轻轻亲了一下，说：“芳，下辈子，我还要你。”刘姐甜甜地答应了：“唉。”

作为一个有丈夫的女人，刘姐有她柔软的权利，这跟别人的妻子多不同啊。大部分结婚七八年的女人们，不知道怎样呵护爱情，在婚姻中麻木了，除了历数婆婆的不是，就是丈夫不顾家，也不管孩子，诸如此类，离不开指责。更有些自怜悲哀的妻子们，慢慢发现丈夫不知不觉对自己开始冷落，怀疑丈夫是否有了外遇，打探一番发现没有的话，终不知所措，不知怎样就失去了从恋爱到新娘第一年的全部感觉。刘姐不这样，她从车间主任的妻子那儿学来一些婚姻经验，主任妻常到车间来看看，每回装束都与上次不同，柔得像水，让姐妹们都不敢跟主任开玩笑，主任爱妻如命。她也不声不响地改变着自己的装束，或者发型，偶尔使用几种牌号不同的香水（大部分是廉价的），以观察李小喜的反应。回到家总看到与昨不同的妻，李小喜总是有反应，说：“啊，你这味儿怎么跟我那柜台小姐的一样？”刘姐说：“那下回我不用了。”李小喜说：“别，用，我喜欢。”刘姐说：“你才不喜欢呢。在面包房和回到家闻到一种女人的香水味，你迟早会烦一个。”刘姐给她的柔软加进了智慧，李小喜不一定要明白它，说：“也许，我没想过。”

刘姐喜欢李小喜的坦诚。走进一九九七年四月，面包房已经有四个女服务员了，她都见过，其中一个非常漂亮，偏偏还懂事（漂亮又懂事的女人实在太少），李小喜准备收她为徒弟。李小喜说：“我要收徒弟了，你说行吗？我不想把老爸的手艺失传，又不想让咱儿子将来做面包什么的。”刘姐听明白了他要收徒弟的原因，说：“行，只要她想做面包。”李小喜说：“你不担心出点事儿？”刘姐说：“担心。剩下的就看我

自己了，看我能不能把你拴住。我们结婚八年了，魅力还没丧尽呢，总会丧尽的，我要用五十年耗光它，那时你八十五，正好过了八十四的坎。”李小喜笑了，揶揄地说：“那谁，你还是耗得太快了。”

“是太快了，从上回去医院看见你们出洋相，怎么就五年了？”

大眼贼说。现在我们开始涉及到杜长江，他有理由出场是因为他手里正拿着一个出自李小喜之手的点心，（不是面包，是一种叫不出来的酥而不松，甜而不腻，透着水果清香的小食，刘姐给它起的名字叫“喜派”，有些洋化。）他把拉渣土的大卡车停在路边，跳下车，挡住刘芳。

她已经没有做新娘前对另一些男人的戒备，大方地说：“杜长江，你怎么开这种大车了？”他说：“换换感觉嘛，跟你家白事儿似的。”她问：“谁？”他说：“对不起啊，我开个玩笑。在医院见你那天，我是办体检的，顺便打一针，拉肚子。我调到新公司了，不在原来破厂给厂长开车了，我怕几年下来我也让他给弄傻了。刘芳，想不到你比当姑娘时更漂亮了，有百分之百的女人味儿了，那哥们儿开发的不错，挺会造就女人的。”

“你这儿说什么呢，大眼贼。”刘芳笑笑，推起自行车要走，被杜长江抓住，说：“我以为你忘了我的外号呢，起码十多年没听见人这么叫我了。好，我是大贼眼，重点在那贼字上，每天拉渣土定点在这儿买你的喜派，咱为你赞助了多少哇，知道不？嗨，我这人说话老难集中表达，脑子里信息太多嘛，我想说这个，你老公身边四个靓妞儿，怎么着，你俩

快离了吧？”

刘芳说：“你怎么还跟高中时一样，就怕天下不乱？”

杜长江说：“别跑题，我问你啥时候离？”

刘芳说：“你烦人不？好好开你的车吧，红灯停，绿灯行，别惦记别的。”

杜长江说：“我赛，你老不离，我什么时候才有戏呀？”

刘芳说：“下辈子也不行，我跟那谁约好了。”

杜长江说：“歇歇歇！什么他变女的你变男的，在来世的茫茫人海中我还能找到你吗什么的，酸软油腻，玩儿去吧！傻芳子，他身边四个靓妞儿，四个呀，每天跟那四个娘们儿转，还不顺手就抄一个。”

刘芳脸色难看，说：“你爸不是在银行管数钱吧？每天数那么多钱，是不是天天都顺手抄一张？”

杜长江说：“这哪跟哪儿？见钱眼不开的是缺心眼儿，见色心不开的是缺心眼儿的爹！五年前我跟我们那傻厂长去过五台山，也批了八字，抽了签儿。你是早上六点十分生的吧？没错，卯时，跟我配极了。我问那大师，我什么时候能娶那六点十分的女人呀？大师说，就在九七——嗨嗨嗨，你别走哇，我还没说完呢，还有重要信息呢，比因特网上的还快，那什么，你就快点啊！”

刘姐来到双喜面包房，进了屋，三个穿着她亲手做的工作服的女孩就热烈地围上来，俗话说，问寒问暖，一番不着边际的殷勤。她走进里面的操作间，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想敲门，又怕让人感觉此地无银三百两，就轻轻推开门，一股热浪伴着芳香扑面而来，她首先看见了李小喜的女徒弟正

扭着身子靠在李小喜的肩上（两个人都背对着门），把头探向前，学“喜派”的手艺，手还搭在李小喜的腰上，又拿下来。她感觉到这个女孩也有一种柔软，只是一种身体的柔软，换个视角说，是骚情。一个来自四川的漂亮女孩没有把自己塞进歌厅，人格上已经有些价值取向了，对“老板”柔情似水一番，娇滴滴几回，当在情理之中。她看见李小喜拍了女徒弟的屁股一下，心里一颤，然后走到里面，李小喜去搬面粉袋，女孩看见了她，忙叫：“师娘。”她笑笑，说：“真难听。”李小喜看见她，放下袋子，笑迎过来，说：“不难听啊。我让她叫的，叫你师娘，下一步是要想学的会，先跟师傅睡。（忙侧脸对徒弟）对不起啊，我们两口子爱开玩笑，不涉及别人。”她说：“你也教我吧，我愿意你当我师傅。”李小喜对女徒弟说：“看看，这才是我真正徒弟呢，（转回脸来）芳，有事儿？”她说：“我来拿点喜派，晚上去我们车间主任那儿看看，我真想来帮帮你了，那谁，这回是真的。”

李小喜说：“你早也不来。”

我们知道，刘姐不是来拿喜派的，只是看到这情景，就拿了喜派来到车间主任家，说：“您就是不早点儿让我下岗，现在那地方，危房改造呢，我们家错过挣钱的好时机了，过了五一就要拆迁呢。多可惜呀，主任。”主任说：“没啥可惜的，厂里要进新设备呢，我准备让你学计算机去，以后不用人工洗猪肠子猪肚子了，全自动化。”她说：“我可学不会那个，太复杂。”主任说：“有什么难的？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她说：“主任啊，都这么说，可有多少人真正见过猪跑呀，是不？”主任说：“咱不说猪了。按上面规定的下岗比

例，今年你们班有三个指标，瞧谁不顺眼，你就把她办了。”她说：“主任，您这可是转嫁危机，把事儿往我身上推。”主任说：“没办法，厂长往我身上推。你刚才说什么？李小喜那儿干不成了？真可惜，要是九五年我同意你干，没准你们小两口真挣了十万八万的了，现在有六七万了吧？”她说：“会有的。我跟李小喜说了，正好换一个大点的地方，不过就是把挣到的那点钱——没您说的那么多，差不多都得交房租，这好些天我都在想，李小喜干的这些事儿，差不多是为房东打工呢。您歇着吧，我得回家了。”

她没有回家，去了发廊。回到家时已经晚上九点，换上了新做的睡裙，打开电视机，锁定音乐频道，把喜之郎的床收拾了一下，明天要从幼儿园接他回家过周末（喜之郎是长托双语班），把喜之郎最喜欢的玩具从纸箱子里取出来，摆到小桌子上，然后关上了（李老爷子）小屋门，李小喜正进门。

李小喜就愣了一下。他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如果一定要形容李小喜所看见的，我们就看见刘姐改变发型，我没办法画出来，但可以比喻，刘姐的发型高高盘在头顶，像一个燃烧的冰淇淋。这样，她的脖子显得长了，气质也有些改变，刚过大腿一点儿的睡裙，也让李小喜有些惊讶，她没有戴胸罩，也没有穿内裤。一个似乎他一无所知的妻子就这样站在门厅里，然后轻轻一笑，转身进了大屋。李小喜脱下鞋，把自行车钥匙扔到餐桌上，它滑过桌子掉到地上，那就让它在地上吧，进了大屋，电视上正是宋祖英的一首MTV，宋祖英展示出经典的中国国家级女人风采，李小喜看见的是他的芳，令人神魂乱窜的妻。她回眸一笑，似乎疲惫极了地伸了一个懒

腰，把双手高高举起，胸前两个浑圆的物件弹跳了一下，李小喜就扑上去。她有准备，就闪了一下身，李小喜扑到床上，然后就趴在床边，回过头说：“嗨，是你进错门了，还是我？你是谁呀？”她说：“我是你妻。”李小喜转回身来，就坐在地毯上，看着她，说：“不，你是我的情人。”

李小喜扬起双手，像我们已经交待过刘姐的感受，正高高举过头顶，投降的样了。她看着他，像他一样地欣赏，李小喜慢慢把双手放平，表情严肃可语言滑稽，学了一句四不像的英语：“卡妹，卡妹。”(COME ON, COME ON“过来——“过来，过来”)

她不动，一点也没有向前移动的意思，李小喜忽然蹿起来，一把就搂住了她，这她毫无准备，她原想是逃往床上的，那张老红木床。现在她被拥倒了，睡裙蒙住了她的脸，她要拽下来，李小喜早已耐不住，把它全扯掉了。一种初恋的疯狂，她又一次陷入柔软，紧紧地搂住他，迎接着他像动物一样凶猛地撞击，酥软，然后融化了。她和他不是在床上做爱，那张老红木床被闲置了。这一次，他和她在地毯上滚来滚去，缠绵得难解难分。最后他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喘着陶醉的粗气，说：“真好。”

她躺在他的旁边，头枕在他的胳膊上，手慢慢伸进他一直没有解开的衣服里，抚摸着他的胸，他说：“真好。”然后眼睛酸了，一种怪怪的感觉袭上来，又紧紧搂住她，说：“真好，在地上。”

她笑了，那种甜美又柔软的笑，说：“咱不告诉别人啊？”

李小喜又一次冲动，她说：“那谁，别，你明天还要早起

呢。”

李小喜说：“我不管，我要你，这辈子和下辈子和下下辈子。”

她说：“我接着你。”

刘姐没有说“我等着你”，而莫名地说了一句这话。现在，她捧着奖杯离开大肠车间的时候，走出肉食加工厂大门，再看一眼从来没有让她做过一回主人的地方，再一次有一种不祥之兆，像跟李小喜最后一夜一样，不知道那是一种最后的疯狂，她后悔说了一句“我接着你”，更后悔没有阻拦她的李小喜。早晨起来，李小喜刚下楼又回来，莫名地把自行车钥匙从桌子底下捡起来，放回到桌子上，说：“我怕弄丢了它。”她说：“你早点回来。”李小喜说：“真扫兴。”她问：“怎么了？”李小喜说：“我下楼，在楼梯门口垃圾箱旁，看见了女人的卫生纸，而且还踩了一脚。”她说：“别那么迷信，那谁，要不换双鞋吧？”李小喜说：“不行，我就这一双旅游鞋，我不能穿着皮鞋和张书记他们登五台山。”她说：“你有钱雇大轿子车，请二十多个食品厂的人去五台山，别人会不会知道厂长悄悄借你钱的事儿？”李小喜说：“知道也没事儿，我都还上了。我得报答厂子，也许我不该那时就辞职了，现在效益太差了，厂长要我回来呢。我说，还有十几个下岗指标呢，我再回来不好，让人说闲话，以为我给你们厂头儿贿赂呢，实际上我连利息都没付。所以，我请你们去五台山玩一回。”

李小喜没有到达五台山，一车人都没有到达，那辆车还没有爬上五台山山顶，跌进了山涧。刘姐走向公路的时候，还在想，一种莫名的想，谁接住了我的李小喜啊？接住了吗？

她哇地一声哭了。

## 4

李老爷子倒下了。他不相信他会倒下的，自从李小喜死了以后，他没有像芳那样哭，从大女儿家回来，在北边的小屋里，几乎整整三个月没有出过门。现在他知道他要倒下了，躺在床上不动，他在努力回想这五十八年生命，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然后他笑了，他估计自己能起来，人真到老了的时候才爱回想从前，而且从前的事儿会历历在目，越小越记得清楚。他只记得在老房被拆之前，他朝西墙根撒了泡尿，恰巧被一个路过的女人看见了，让他好不羞愧，忙转身，假装没事儿似的，只是在墙根那儿发呆罢了。这个女人成为他的妻，李小喜的妈。

李小喜的妈妈死了，李小喜也死了。这些日子他总做梦，梦见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还有些想起来就会让他老脸没地儿搁的梦，他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把自己打疼了，真的打得很疼，他笑了，他高兴自己还有梦。他还是一个有梦的人啊，五十八岁还有梦，多让人高兴啊，他生活在梦的日子，多让自己感动啊。

还有做梦的权利。那好，至少他的生命中还有梦，尽管多不该梦见了女人。梦见了他最不该梦的女人，不是妻，是儿媳妇，好在还有梦，他开始原谅自己。芳，不是儿媳妇，是女儿，他以为不需要他，要儿子关照一生对他好点儿的女儿，然后他老眼一热，刷刷地流下泪来。

这时候有人敲门。芳有钥匙，她不需要敲门的。喜之郎还不到敲门的年龄，九月开学，喜之郎该上学了。那是一所好学校，都说是好学校，至少要交赞助，他交了，没告诉刘芳。刘芳以为就学杂费贵些，最好让刘芳永远保留这个记忆吧，刘芳可爱，她不精明，有些地方还粗心，烧开了水，就常常只关了火，忘了往暖水瓶里倒，那开水就凉了。他把水加热，再烧开，他需要热乎乎的日子。

门还在敲。

李老爷子起了床，拉开门，看见一双奇大的眼睛在面前忽闪，问：“找谁？”

杜长江的出现，迅速改变了我们故事进行中的视角，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李老爷子把这个虎头虎脑（李老爷子的观点）有一双大眼睛又长着娃娃脸的人，看做了小时工。这个家正需要一个小时工，李小喜死后，无论是刘姐还是李老爷子——甚至喜之郎都没有动过，喜之郎已经不喜欢任何玩具了，这跟人类成长的共性不符，或许使我们比较方便地找到了个性。李老爷子要重整一下这个家，他不忍心让刘芳来做，大部分事情自己又做不动，小时工就来了。

李老爷子很高兴，梦是个预兆，至少还没倒霉到家，需要人的时候就有人自己上门了，如同他十几年前第一次去乡下找女儿，走到茫茫田野上，看见了夕阳中一团又一团的村庄，正想问路就有人赶马车过来了，不仅问准了路，还有马车坐，还谈了庄稼、农药，杏儿的味道大不如前了，然后涉及到城市，主要问题是城里人大都太胖了，（从电视的减肥品广告说起，引发话题是村庄里竖起的一片天线。）李老爷子很

瘦，就有资格跟赶车人一起笑话城里人了。（接下来他才知道这个赶车人正是他的亲家，大女儿的公爹。）他说：“你老哥身子板不错呀，比我大几岁呢，还有活儿干？”亲家说：“干，我喜欢老死在庄稼地里，到时候你跟我一块来死吧。”李老爷子说：“不行，我喜欢死在城市，那儿伙伴多，我爱热闹，火葬场烧人都排队呢。”亲家说：“你来怎么不吱一声？”李老爷子说：“咱不是什么人物，在你家也不一定是重点，张扬什么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正是一种自由么？”

杜长江是来慰问刘芳的，三个月后才知道刘芳的丈夫出了事，还把食品厂的张书记等二十几个人通通带到山下去了。他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拉着一整车的渣土正往石景山区运（这是一个敞开胸怀大量接收垃圾的区），这车就跑不动，很沉，在路口还熄了火儿，警察的清障车拖不动装着十五吨渣土的卡车，他想倒完这车土就去找刘芳的家，跟警察一样有些气急败坏。平安大街工程指挥部派来工程抢险车，把他的工程做完了，他就拉着一车渣土开到北城老楼下，上了楼，现在他下来了。

总想哭。我们相信他并没有去过五台山算命，那次对刘芳不过是一番戏言，不成想弄假成真，让他浑身发毛。大白天说胡话，正是自己营造了白色恐怖。他想起高中时，学校组织去千朵莲花山夏游，看见一个墓志铭，上面写着“白日做梦原非梦，元里求元才是元。”他问刘芳：“这是啥意思？”刘芳说：“你问我哪儿行呀。”现在他问自己，还是不明白。在刘芳家干完一小时力气活儿，李老爷子给了他四块五，他难过得不得了，现在身子开始抖，他多少年来幻想着要娶刘芳

做新娘，这机会来了，突如其来的机会因为悲剧的原因让他不知所措，幸亏刘芳不在家。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刘芳在家他就更傻了。李老爷子把自己当成小时工，也正是他需要的借口。李老爷子对有人正准备夺走他这个女儿毫无防备，他有了庆幸，开始琢磨刘芳在哪儿，他要寻找。他想好了，见着她一句话不说，就用他的大眼睛看她，按酸溜溜的说法，叫凝视。

现在，他从卡车的后视镜凝视自己，发现了眼泪。多少年来他都以为他心目中这城市最漂亮的女人一定有一个让人嫉妒的家，至少能达到政府帮我们规定和设想的“小康之家”，实际上他只看到了一张床，就是那张老红木床，还像那么回事儿。他从厨房的冰箱里检查过了刘芳的日子，在门厅的门后看见了一双塑料凉鞋，总认为那还是刘芳上高中时穿过的，眼泪就止不住吧嗒吧嗒掉下来。“刘芳，数学，八十七；物理，九十二；英语，六十三。杜长江，数学，八十七；物理，六十一；英语，三十九。”他想起高中毕业前的大考实战演习，跟刘芳有一门功课分数相同（他抄刘芳的），其他刘芳都不错，读了十二年书，刘芳挑灯夜战巩固数学强化英语，到头来是在肉食加工厂的一个车间洗猪肠子。

刘芳不洗猪肠子了，在洗碗。我们还可以看见她刚得的那个纪念奖杯放在所谓的吧台上，老板娘正迷惑地盯着它，知道这是一个非卖品，来只有七张桌子的小餐馆吃饭的人，也没有谁比谁关心荣誉。挺着大肚皮的四十岁的老板，牙签含在嘴里，这是他对某些事情进行分析中的标准举动，那牙签拿出来时便分析结束，有了决定。他把牙签拿下来了，小声

对吧台后面的老婆说：“就让她干，让上午来的那个河南丫头回吧。”

看见一个抱着奖杯的女人进来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都没在意。刘姐把奖杯顺手放在吧台上，转身走向客人刚站起的餐桌，三下五除二地就收拾起来，让站在窗前正向马路张望的女服务员大惑不解。这是一个急于吃饭又麻利的女人，她需要一张干净的桌子，也许还有几个重要的客人，星星饭馆的人都这么想。旁边桌四个酒兴正浓的人大喝啤酒，然后像我们常遇到的那样，砰地一声，碰倒地上的酒瓶，碎了，刘姐笑着说“没关系”就用手捡起玻璃片，对女服务员说：“拿家伙来。”女服务员说：“我来吧。”她说：“不用，你歇着。不，看看那桌客人要什么，他一直举手呢，酒精可能让他说不出话来了。”

接下来，刘姐从包里取出一件棉T恤（夏天时套在工作服里边穿的），就当了抹布重新擦了桌子，为另一个客人满了茶，收了一张客人递过来的百元人民币，用手摸摸，又对着窗户照了照，交给靠在吧台上的老板，说：“钱是真的。”老板开始高兴了。老板从没见过这样的人，进门就开干，跟自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钱，而且是真的，他太欢喜了！他喜欢喜欢钱的人，连工资待遇都没说呢，这女人必是难到了极点，他喜欢帮助一声不吭的困难中的人，当然，只帮一个。他问：“你叫什么？”她说：“刘芳。你们这儿斜对面肉食加工厂的，抓阉抓下了岗，不能怨车间，是手气太坏。厂长不让我走，就该有另一个人要走，我不想这样。我多想另一个姐妹走呀，关键时候我收回了想法。希望你跟我们厂长想法一样，留下我。”

老板说：“你头发乱了。”

老板娘说：“你管人家头发干吗？先让她进厨房吃碗面，都一点半了。”

夜里九点钟还没有回家，李老爷子站在凉台上向路口张望，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十点半，刘芳回来了，李老爷子问：“干吗呢？”刘芳说：“爸，厂里加班。”李老爷子就很生厂里的气了，说：“这都什么事儿！一方面让人下岗，一方面又让人加班，到底忙还是不忙呀。”刘芳说：“忙，我忙。爸，您吃了吗？”李老爷子说：“我把屋子收拾了，喜之郎也快该上学了，以后我接送他，在你没有生活到别人家去之前，你主外，我主内。”

刘芳说：“爸，您要赶我走？”

李老爷子说：“你又委屈我了。芳，你还年轻，找个好人家，我把关。”

刘芳就哭了，李老爷子一下紧一下地抹着老泪，说：“这可是心里话啊。”

刘芳说：“我不走，永远不离开这个家。”

李老爷子说：“闺女，这个家永远是你的。”

“将来我搬你家去。”杜长江坐在六号桌，对刘芳说：“老爷子对你比闺女还亲呢，我看出来了，像我。不，我又不能集中了，我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跟你有些关系，这辈子，不想下辈子了。”

刘芳说：“谁能取代李小喜？”眼睛湿了，使劲转向窗外，再回头时，眼泪没了。“谢谢你每天照顾星星饭馆的生意，老板说了，你吃饭打九折，我说能不能打八五折，老板说好，就

八折。这老板人好。”

大半屋子卡车司机都在抽空看刘芳，他们都知道这个刘芳是杜长江的一个梦，这个五十万公里无事故的大眼贼，正在路口。他们是一个车队杜长江的哥们儿，按杜长江的要求，每天晚饭都绕北三环路外集中在星星饭馆，老板乐坏了，看着紧忙乎的刘芳说：“刘姐，你妈好吗？”刘姐笑笑，知道老板的意思，属于“现场关怀”，说：“好。”老板说：“我老婆说了，要请你们全家来吃顿饭，满京城开饭馆的没有我这样的，是因为你不同。我不是说你给我带来生意，是你的遭遇。”

刘芳说：“别听别人瞎说，我没什么遭遇，这不好好地站着吗？”

老板说：“我看出来了，你不是个轻易倒下的人，像我老婆。”

老板娘第二天中午倒下了，简单地说，是头破血流。刘芳也几乎倒下了，半边脸红肿，从地上爬起来，站在一个故意留着难看的胡子和长发人的面前，说：“你打吧，打不死我就站着，你们凭什么捣乱？”

另一个流氓说：“告诉你们老板，放明白点儿。”

流氓乙说：“今儿他不在，是躲了。可他妈躲得了吗？”

流氓丙说：“我们天天来。怎么着，不是开饭馆吗？我们哥七个就喜欢一人占一个桌子，一瓶啤酒一盘花生豆，从上午十一点吃到晚上十一点，犯法吗？”

老板娘说：“我操你妈！”

老板娘的头就破了。刘芳冲过去阻拦，就扯倒，起来的时候，挨了几个耳光，又摔倒，然后站起来，再摔倒，又站

起来，说：“就是不租给你们，要出租这饭馆，也是租给我。”

流氓丁说：“我操，黑子是从号子里出来的，还奈何不了爷，躲了，你敢租？吃豹子胆啦？”

刘姐说：“我连猪胆都吃过。想想吧，咱们都是不小心来世界走一回，这样逼人何苦呢？当回人不容易，上有天，下有地，中间该有良心啊。”

流氓们说：“我操，我们上的课多了，还轮到你再上一回？”

我来描述一下半小时后的画面（情景）：这七个流氓全躺在地上，姿势无一中看。杜长江率领着十四辆卡车到来（河南丫头打电话报急，刘姐跟老板说别让她走，正好成了杜长江的“内线”，怕有好事者追他装在心口上的恋人，所以河南丫头从不知道派出所的电话，有事找杜哥），发动机都没熄火，震得这片街上的饭馆、发廊、洗脚屋无一不玻璃颤抖。杜长江组织的这个强大阵容把赶来的派出所警察都吓一跳，好在是些明白人，警察就把他们带走了。一个小胖子警察说：“你们怎么这样？”杜长江说：“我们基本上是俩打一个，这样心里才有底。”所长说：“你是带头的？”杜长江说：“不好意思，从来没当过领导。”派出所指导员拍了桌子，说：“还贫呢？拘你二十四小时，再罚一万块。”杜长江说：“拘我四十八小时吧，这样我爱妻才能感动，憋不住会来看我。”队长来了，对所长说：“杜长江同志是我们公司连续三年标兵，光顾着建设北京了，老婆还没有呢，哪有媳妇？这同志说话没谱又爱开玩笑，平安大街工期紧张呢，让他回去开车吧。”

老板陪着刘姐来到派出所，她说：“长江，你们出手也太重了。”

杜长江拍了拍老板的肩：“对我媳妇好点儿。下回有事儿哥们儿还帮你。”

老板哭丧着脸说：“别帮了，我真不干了。”

刘姐说：“那我干。”

5

刘姐动了一下心思，也只是动动，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刘姐那样，对某些事情动动心，接下来就要看自己的实际了。到了一九九八年，刘姐的实际情况还是比大多数人要差一些，李小喜死后，她把李小喜挣到的一些钱和抚恤金一类的，都送到了食品厂，装在信封里，放在传达室就走，还是被厂长看见了，（他每天不在办公室等报纸，一到送报纸的时间就自己下来看，看有没有食品厂的新闻，也是动了一下心思，想引起社会的同情和关注，二十几个人一下毫无准备地消失了，再也不来厂里上班了，这事要被消费者知道，一定会出于同情纷纷购买本厂月饼，造成一次抢购风潮。当然没有。）厂长追出门来，说：“你站住。”刘姐不知道他是谁，以为是死难者中的一个家属认出了她，还在痛恨李小喜的好意造成的悲剧结局呢，撒腿就跑。厂长还是追上来，刘姐站住，一阵心慌乱，说：“对不起啊。”厂长说：“你们家没钱，把它拿走。”刘姐明白了，这相当于来自一句组织的语言，然后就进入了关怀：“事儿已经出了，都化悲痛为力量吧。剩下的日子你别太那个，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刘姐说：“真对不起大家，钱不多，但已经是李小喜留下的全部，厂里就看着怎么分着买

点东西送给家属吧。”厂长说：“这不关你的事。再说，这两月老李头的退休费还没给呢，你们家没钱。”刘姐说：“我们家有床，一张老红木床。万一真有难处，我们就把它卖了。再说，我们厂虽然效益不太好，我也不至于没饭吃，只要你们不埋怨我们家，我们家就没大事儿了。”

那时候，刘姐还是把钱留下了，这样她才能好受一些。现在，她真的需要一些钱了，把这饭馆包下来，自己干，也许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差。现在她要用钱，因为明天是中秋节，按习惯，她们车间该发些猪肠猪脑什么的，李老爷子四个月来，没发现她下岗了，只知道她改成上午十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她对老板说：“能先支我一点工资吗？”老板说：“发你一大红包，二百，拿去，别说啊。”刘姐道：“我不跟别人说。”

刘姐就买了以往车间里中秋节发的那些东西，不同的是，都是做熟了的，又买了一瓶二锅头，给喜之郎也办了节货，回家了。（星星饭馆被通知停业整顿，今天正好可以早回家。）李老爷子做了一桌好饭菜，等她回来，见买了这些东西，说：“你怎么乱花钱呀？我不是说了今天不要你买东西吗？”刘姐说：“爸，厂里分的，今年分熟食了，我就给爸买了一瓶酒。”李老爷子说：“那还不是买了么？你怎么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了？”她说：“爸，我听话，咱不生气啊？”

李老爷子拿起酒杯时，先哭了。喜之郎抬头看着爷爷和妈妈，想爸爸，哇地一声哭了。李老爷子说：“我不是为这呀。芳，你早下岗了，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跟你一样不说。”刘姐就放下筷子，没哭，道：“爸，您知道了？”李老爷子待喜之郎呜呜地哭够了，终于把刘芳也招哭了，经过了一个流

泪的中秋节，夜里，李老爷子说：“把这床卖了吧。”

她抬起头，看着他。

李老爷子说：“这张床我六六年买的，它来历不明，它不该是我们这样家庭的床。这床不是资本家的，就是那时被抄了家打倒的老干部家的，我知道你的心思，李小喜的东西不能动，你们过去的东西都不能动。就卖了它吧，我不喜欢你躺在这张床上哭。”刘姐说：“爸，我没哭。”李老爷子接着说：“我脑子里老是你的哭声，我知道你不哭的。你现在不爱哭了，真好。我已找好买主，把那块地毯也卖了吧，我给你新床配块新地毯。”

她说：“不，爸，这块地毯不卖，我永远都留着。”

眼泪就掉下来。李老爷子似懂非懂，不说话了。这块地毯对她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是她跟李小喜的最后一夜，在走过最后一刻之前爱得难解难分的地方，这上面至少存留着李小喜的生命气息。

第二天，李老爷子就把床卖了，现在，杜长江正带着几个哥们儿往楼下搬。李老爷子看着虎头虎脑的大眼人，一直在琢磨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弄不准。李老爷子同样知道了这小子不是走门串户的小时工，是先前追求刘芳的人，早晚有一天，这家伙会把刘芳带走，刘芳将永远离开这个家。想到这细节，李老爷子心一酸，他真不愿刘芳带着喜之郎离开这个家，喜之郎啊，你也是李家的血脉呀。

我大致把这部分故事内容说明白了，李老爷子卖了床，但没人知道到底卖了多少钱，刘姐绝不会问的，刘姐把星星饭馆包了下来，在重整旗鼓前，开了一个我们意料之中的会，她

说：“姐妹们，你们都来自外地农村，也许你们什么都没拥有过，至少你们还有国家同意让你们用的土地。对不起，你们回家吧，我一个都不留，别怪我心狠，我在报纸上登了，像我这样的人都会这么做的，就是把我过去的姐妹们招到这儿来，我的下岗姐妹们都没有土地，我给你们道歉了。”

刘姐向五个人深深鞠了一个躬。

杜长江说：“要干就得像干的样子，我带着哥几个把这房重刷一遍立邦漆，把快掉了的招牌也换了。”

刘姐说：“不能换，我只是租，饭馆还是人家的，老板带着大嫂到南方旅游去了，我把房租交到二十世纪末了，到明年年底，整个一年半啊，他一共才要两万块钱租金，哪有这种好心人啊。”

杜长江说：“要不说人间自有真情在，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呢，我也算一个。”

终于有一天，杜长江把自己全交给星星饭馆了，他说：“我下岗了，跟你不一样，我属于强烈要求，再不让我下岗队长怕我到他家静坐去。你照顾儿子为主，老爷子为辅，这里我主事儿。天奶奶，我夺权啦。我爸说六六年他就一夜间夺了权，当了革委会主任呢，我还不信，看来真简单。我又不能集中了，我要和你一起奔向二十一世纪。那谁，你干吗瞪我？”

刘芳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有一句话没说，就是杜长江也弄出一句“那谁”，让她好一阵酸楚，又说：“那……什么，没有你，我也要到二十一世纪的。你别这样，我受不了。”

杜长江说：“世界又不是你的，至少是咱俩的。”

我的故事基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要交待的是，到一九九九年二月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星星饭馆的墙上，白灰墙上写了一个巨大的“拆”字，外围还画了一个圈，又大又圆，把“拆”字围住了。这是我们美丽的城市在发展的标记，又一条公路要扩建。杜长江在饭馆里转着圈儿，说：“我操，我操。”

刘芳说：“那谁，你怎么骂人呀？”

杜长江说：“我骂了吗？你听错了。刘芳，怎么办呀？”

刘芳说：“什么怎么办？”

杜长江说：“不行！明天开始我就躺在屋里不让拆，看能怎么着。”

刘芳说：“你躺着吧，像个什么人呀。”

杜长江说：“像个躺着的人呗。”

刘芳说：“不，躺着就不像个人了。喜之郎就不会画躺着的人。”

把喜之郎先放一放，他还是个孩子。第二件大事，是李老爷子在卖红木床的一年后，也就是在星星饭馆的墙上画了一个“拆”字后，死了，意外车祸死在快速路上。这让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毫无准备，找一个形容词：不知所措。

我们不必知道刘姐是怎样哭泣的，三月里，刘姐搂着喜之郎，在那栋老房子里看电视。电视正转播国际跳水大赛，喜之郎问：“妈，什么叫屈体翻腾三周半呀？”她说：“我给你解说得不好，应该叫‘向前翻腾三周半，屈体’。就是从高处往下跳，团着身子，跳进水里。你看，跳进去的人总有掌声，实

际上他们不一定需要掌声的，最关键的是无论成功与失败，他们都站着。”

喜之郎说：“妈，你出汗了。”

刘姐说：“我热。”

喜之郎说：“妈，我爸说你怕打针，你是不是刚才在医院打针时吓的，所以回家还出汗？”

刘姐说：“儿子呀，妈早就不怕打针了。”

喜之郎说：“那个大眼睛叔叔说，他喜欢我，以后要有一个女儿，做我的妹妹。”

刘姐说：“不，不，喜之郎，妈就生你，妈好高兴啊。”

她怕打针，生喜之郎那天，护士像刘姐一样大汗淋漓，走出产房的时候，李小喜站在门口，急迫地问：“生了吗？”护士说：“谁？”李小喜有些气急败坏，但此时此刻不敢得罪任何人，道：“我媳妇，刘芳，她怕打针。”护士说：“什么呀，怕打针？”

医生也紧张起来，说：“快！使劲，头已经出来了！”

她屏住呼吸，三个鸡蛋堵在胸口，还有三个在兜里，估计已经碎了。护士说：“快使劲儿呀，同志。”她已经尽力了，这是她和她孩子生死时刻，现在就站在这个界上。她惊慌了，头脑里已经一片空白，剩下最后一丝意识，等待着再一次宫缩的到来。最后她惊叫了一声，头上的血管几乎破裂，来了，来了，她憋住这口气，紧握双拳，失控地大叫一声，忽然一阵难言的轻松，她感觉到自己飘了起来，像在空中飞一样，不可言状的酥软，听见了一声哭泣。

看了一眼表，她从死亡界上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

看表：十一点五十九分，就是说，还有六十秒就是子夜，属于明天。护士说：“恭喜你，同志，你生了一个儿子。”医生摘下橡胶手套，对孕妇没死在产床上很满意，说：“我差点来不及问你丈夫，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她把脸从告诉她时间的表上转回来，终于看见了儿子，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动情地说：“喜之郎，你来了。”

儿子叫喜之郎。这是她跟李小喜早就起好了的名字，要是儿子就叫“喜之郎。”李小喜说：“芳，要是女儿呢？”她说：“那谁，爸可喜欢是孙子。”李小喜说：“我这不是假如嘛。”她说：“那就叫喜之芳，孩子的生命里不能没有你，用你的名字做记号。”李小喜点点头，同意了，说：“我喜欢喜之郎。”她说：“我也是。”李小喜高兴了，说：“咱俩又一样。”她悄声说：“别告诉别人。”

喜之郎问：“妈妈，人生出来时是什么样的？”

她说：“好像不太像人，后来就像了。”

喜之郎说：“妈，你给我画一画，我是怎么出来的？”

刘姐就画了，是这样：⊙。她说：“人生出来的时候，是头朝下的。可人不能头朝下，以后永远不该头朝下，该这样。”她就画了，我们已知的样子：⊙。

刘姐和喜之郎，坐在过去的老红木床头前的地毯上，一起开始画人，画了许许多多，画满了他们的天地，就是这个样子：⊙。

附记：我写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刘姐收

到了一笔钱，是保险公司送来的，李老爷子上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正是卖掉老红木床的第二天。